

AI時代，藝術何為

林天行

前幾日瀏覽新聞，見到中國科技公司生產的機器人完成迭代，變得愈發靈巧，既可以協助人類操作洗碗、疊衣、清潔等家務，還能完成踢球、武術、快速跑步等複雜動作。不由感慨，我們這一代藝術家，竟有幸親歷這樣一個奇妙的時代，親見科技浪潮奔湧不息，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創意。

作為深耕書畫藝術數十年的創作者，我循着傳統水墨的道路，也致力於藝術創作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中的創變及更新。我們總說「筆墨當隨時代」，原本以為藝術與時代的互文是紙墨媒介的革新，是審美趣味的流轉，卻從未想過，有一天人工智能和黑科技會以這般開創式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也走進我們的畫室裏，影響並改變着藝術發展的脈絡。

藝術與科技的對話，從來都是催生變革的重要一環。兩百年前照相機的發明，曾讓無數畫家恐慌，擔心寫實繪畫從此會被機器取代，可最終，卻催生了印象派藝術，讓創作走出原本的固限，開啟光影與色彩的探索；數十年前，多媒體繪畫的興起，也曾引發諸多爭議，可如今，已然成為不少藝術家習以為常的創作方式。當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科技到來，也將為我們揭開藝術發展的又一新篇。

藝術家的創作，需要天分，也需日復一日的勤加練習與琢磨。學習古典名篇的技法和構圖，需以數年甚至數十年功夫細心揣摩；想在傳統基礎上找尋自己的獨特風格，更需反覆試錯，不斷探索。而如今，AI就像一位貼心的助手，熟悉古今中外的不同範式和風格，創作者只需提供一個主題、方向甚或些許靈感，它便能瞬間為你呈現出千萬種可能。它能模擬印象派、立體主義以及後現代的構圖和技法，它能

效仿夏加爾、畢加索或梵高畫中的色彩與意象，它還能將二維的畫作延伸為三維立體的空間……如是便捷與高效，固然能幫助創作者抵達前所未有的新境，讓藝術的邊界變得無限寬廣，可這些看似光鮮的創舉背後，也藏着我們不得不思考的難題：AI生成的作品，能稱之為藝術嗎？當算法能夠輕而易舉模仿古今中外任何一位藝術家的風格，藝術的原創性，又該如何安放？

我常想，藝術的本質從來都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人心的外化，是藝術家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情感與思想的承載。AI創作工具可以生成近乎完美的線條，可以模仿經典的風格，卻無法擁有我們在創作時的喜悅或憂傷，熱烈或靜雅，亦無法體會我們對生活的熱愛、對時代的思考，更無法承載數千年文明傳承至今的文化底蘊、哲思與人文情懷。

我從小練習書法，深知「氣韻生動」的背後是日復一日的錘煉，是筆墨折轉間的心有靈犀。筆畫的疾徐與頓挫，墨色的濃淡與乾濕，都藏着創作者的心境與修為。可如今，當AI機械臂可以寫出流暢的書法，年輕一代的藝術家，還會沉下心來，用十年磨一劍的耐心，錘煉夯實基本功嗎？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們都明白，技術可以輔助創作，卻無法替代「人」的溫度，那些筆墨間的靈氣與韻律，那些經過時間沉澱磨洗的技藝與修為，才是藝術創作最寶貴的本真，也是AI永遠無法複製的寶藏。

面對日日更迭的技術新潮，身為藝術創作者的我們不必抗拒，也無需焦慮。技術本身沒有對錯，關鍵在於我們如何使用它，如何讓它成為藝術創作的支撐，而非阻礙。去年夏天，我參與策劃的「書寫的力量」展覽，在香港中

央圖書館開展，以當代視角再詮釋中華傳統書畫的精髓。六十位香港具代表性的書畫家、近百件媒介與風格各異的作品，既有傳統筆墨的韻味，也有科技賦能的新意，每一件都藏着創作者的巧思與探索。尤其讓我們欣喜的是在這場「中華文化節2025」重點展覽上，我們既見到九十高齡的金耀基教授以筆墨寫於宣紙上的書法作品，也見到「九〇後」青年藝術家運用新科技手法創作的、極富實驗意味的新作，將原本靜態的文字轉化為流動的光影。不同的載體，同樣的關乎傳統與當下對話的探討與思考，觀眾駐足其間，彷彿能到文字在呼吸、在生長，能感受到傳統書寫與現代科技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如今，書寫的媒介早已不限於紙墨之間，而書寫背後承載的精神與力量，則代代相傳，歷久彌新。

這些發生在身邊的創作故事讓我愈發堅信，藝術與科技可以互相成就，彼此滋養，而香港的藝術家們向來都不缺開放的心態與實驗的勇氣。我們成長並生活在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既承續傳統藝術的根脈，又不乏擁抱新技術的勇氣。我們相信並致力探索的，是讓科技成為藝術家突破自我、創新創作的工具，是讓傳統藝術在數字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偶爾，我也會試着和AI「對話」，嘗試為AI輸入指令，看它如何模仿我的風格，或是創造新的意象，與我筆下的山水和蓮花等相互呼應，就像與一位新朋友切磋技藝，不乏驚喜。人與機器並非對立，未來的藝術創作應會朝着「人機協同」的方向——AI探索無限可能，而我們，負責表達情感、守住初心。未來AI的發展會更加迅猛，會深度參與到藝術創作和傳播的每一個環節，改變我們對藝術的認知，也改



▲林天行《明珠煥彩》，宣紙水墨設色，2023。

變我們的創作方式。但我始終相信，無論技術如何迭代，藝術的本質永遠不會改變，它永遠是人類情感的表達，是精神的寄託。從倉頡造字到AI生成，從竹簡帛書到數字媒介，人類對美的探索，從未停歇。

我希望與關心香港藝術發展的同仁一道，搭建更寬廣的平台，透過舉辦一系列跨媒介展覽，助力藝術與科技的融合互動；培養更多跨學科人才，讓年輕一代的藝術創作者既懂傳統之美，又善科技創新。同時，還應守護藝術的純淨，探討建立適應數字時代的藝術倫理與規範，讓AI為代表的新科技在健康、良性的軌道上與藝術共融共生，讓藝術與科技同行的成果走出香港，走向世界。

「請說中文」



柳絮紛飛
小冰

為母語的華裔孩子。這很像初學英語的中國人，音節分開說，語流不連貫，聽起來像說中文。

洛杉磯天普市華裔家庭的郭氏三姐妹，在當地的中小學有點全面發展的小名氣，她們的老師都為有一個「郭女孩」學生而自豪。三姐妹學業優異，興趣繁多，做義工，學中文，跳中國舞，練中國武術等，校內校外的事情，做一樣像一樣。

她們用的中文教材，都是美國的大學中文課程了，不過中文口語，也許出於偏見，我橫挑鼻子豎挑眼，總能發現一些問題。英語母語者們似乎很難把握漢語拼音的四個聲調，聲調區別意義，一不小心就改變意義。受英語的連讀、弱音和輕重音影響，她們的一聲沒有問題，因為一聲具有高平穩的特點，與英語的調式基本對應。二聲也還好，接近英語一般疑問句的聲調。最難是三聲和四聲。

我無意中對雙胞胎姐妹Sophia和Jessica說，「假如用五線譜來標註聲調的走向，三聲，應該從二降到一，再升至四，降下去的細節不要忽略了，句尾詞稍微再升一點，飽滿一點更好。四聲，本該從五降到一，如果從四降到二，幅度不到位，聽起來會

有些平緩。」她倆說改就改，改得還很像樣子。只是過一會兒一不小心，就又可滑到說英語的習慣上。這也難免，學漢語不容易，在沒有語境的環境下更不容易，好在她們肯學肯練，勤奮。英語母語者學漢語方塊字，比起學拼音文字的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難多了！

「文思泉湧是什麼意思？」讀初二的小妹Grace，中文程度比兩個姐姐低一些，她很善於思考，很善於從姐姐們那裏獲取知識，愛提問，又例如「明末清初」是什麼意思？我特別欣賞她們的媽媽李敬的答問。那天Grace問到「兩廣」的意思，李敬就順便給女兒介紹廣西的桂林山水和廣東的深圳市。這無疑比單單回答「廣東和廣西」有趣，Grace順便把兩廣的特點也記住了。她們的中文課本是簡體版，那天Grace拿起媽媽從中國超市買回來的雪餅，仔細閱讀上面的中文說明，那是繁體字。「中國製造」，她認識嗎？我很想知道她對繁體字的涉獵，問道「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她想了想，問我不是不是繁體的「中國製造」。真棒！

Sophia和Jessica即將參加學術機構的中文測試，如果成績合格，可算進未來上大學期間的學分，到時候可以少選一門課，少交一門課的學費，省錢省時間，早畢業，早工作。李敬督促她倆家庭用語要說漢語，話雖這麼說，女兒們經常一不留神就冒英語，而李敬又總是回她們一句「請說中文」。



君子玉言
小杏

到最南方。《史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公元前二一〇年，始皇最後一次東巡登此山，命丞相李斯撰文並書，刻石紀功，山遂以「刻石」名。故鄉還有一個秦望古道，也與此次出遊有關。

春山不險，新綠更添柔和。小村前有花，後有竹。沿石階上行，風穿林葉，沙沙作響，野花淡紫淺白。正是春筍初生時，從城區到鄉村，幾乎家家戶戶都在曬筍乾。偶遇農人在竹林挖筍，微得意且無驚。筍拍照，筍要白白胖胖才鮮嫩且無驚。

山澗流水叮咚，不知來自哪裏，突然出現在溪溝，又突然消失在草叢裏。傳始皇坐於山頂，方石數丈。今石已不存，刻石山裏，只有溪流鳥鳴和竹林微風。

待走下山，那位老農已經將那袋新挖的筍載到村口與其他賣筍人一起叫賣了。

李斯執筆、後世摹刻的碑文尚存於大禹陵——「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兩千多年過去，若耶溪在山間匯流成湖，屋舍儼然，田疇如繡。帝蹤已杳，刻石漫滅，只有這春景，歲歲鮮活。

山水相依、水陸相生，先民依水而居，築堰壩或疏或攔，引河道、潤田疇，因水成堰，因堰成村。古鑿湖有二十八堰，陶堰、葉家堰、丁家堰……千百年的煙火與智慧，故事都在一個個帶「堰」的地名裏。千畝油菜花田在河堰鋪展開來，水網映着花影，水鳥在烏篷船邊掠過。

故鄉春境

陶堰古鎮藏在油菜花深處。河道將古鎮切割成塊，兩岸人家開門臨河推窗即河。此地多陶姓，是名士之鄉。近代革命家陶成章生於此，長於此，十五歲做塾師，一生熱血，心繫家國。不遠處是邵力子少年時的居所，這位「和平老人」，一生倡教育、謀和平，晚年仍奔走呼籲祖國統一。

一位騎三輪的老人主動與我們打招呼。他說陶堰過去沒有街道，河道比現在寬，河中行船，兩頭搭木板作橋供行走，晚上再收起木板。他的爺爺與陶成章是兄弟。他本人九十歲了，晚輩多在國外。

陶氏在明清兩代出了四十多位進士，村口有一座明代秋官里進士牌坊，為紀念陶堰第一位進士陶樞（官至刑部主事，「秋官」為刑部古稱）而立，也是陶氏科舉望族「功名紀念碑」。牌坊前，偶遇江蘇徐州來尋祖的陶姓一家人。男孩上高二，大約父母希望他能承繼陶氏祖先的學霸基因吧。

河邊有人在釣魚，河水一直流到村外，繞過油菜花田。春日的陽光灑在門楣上，落



▲魯迅外婆家村景。 作者供圖

在河面上，波光裏淌過的不只是舟楫，更是一代代名士的風骨。

「我們魯鎮的習慣……出嫁的女兒，倘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娘家去消夏……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都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但在我是樂土。」魯迅筆下的外婆家平橋村，實際上叫安橋頭，過去這麼叫、現在依然叫安橋頭。交通卻是極方便了。

故鄉的古鎮中，安橋頭是我喜歡的之一。不花哨，不商業，安靜自然。「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散發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魯迅外婆家朝北門的河水清淺，兩岸樹蔭蔽日，屋內廳堂陳設同我的外婆家幾乎一樣（故鄉很多人家大致如此）。河邊養花種菜，牆角長着野生的艾，居然未被鍾愛艾的故鄉人採去。小石板橋石縫間長滿青苔。一個小孩子不敢走，要媽媽牽着才慢慢走過。不知這裏的人們是否仍然種田打魚，至少看起來他們的生活還是自己的煙火。

我和姐姐在台門旁小店點了幾樣菜。其中一樣清水加鹽煮羅漢豆，豆色淺碧，清甜軟糯。故鄉多用這種最樸素的做法，吃的是食物的本味。少年迅哥與小夥伴在看社戲的夜航船上偷來豆這樣煮着吃，今天的我們還是喜歡這樣吃。

「岸上的田裏，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純真豪氣的阿發、聰明的雙喜、善良的六一公公，留在魯迅的記憶深處，歷經歲月依舊動人。「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舊時春景色與人間暖意未曾消散，化作代代相傳的鄉土情長，打動着每一個眷戀根脈的今人。一眼望去，便入心，便難忘。

傳道授業

回到了學校，父親是一位很稱職的教師。

父親是一個做事很認真的人，尤其對課堂紀律的要求很嚴。在父親的四十五分鐘課堂裏，絕不容許有學生講話、睡覺這樣的事發生。可是，每一節課總不能按父親要求的那樣完美，每當發現學生開小差時，父親就會很生氣，會毫不留情地批評。

在父親的課堂教育批評中，父親說的最多的話是：「父母砍柴燒炭去賣，上山鈎松香油去賣，做擦菜去賣，那麼辛辛苦苦地供你讀書，容易嗎，你卻在這裏睡大覺！」這時的父親，通常是一邊說一邊激動起來了，臉色也已變得通紅，被批評的學生也都被父親如此認真和嚴厲的神情所震懾，有的還會哭了起來。

父親是教物理的，但父親對音樂也很喜愛，父親可以熟悉地演奏二胡、笛子、手風

琴、腳踏風琴這些樂器。那時我剛上初中了，就在父親教書的學校讀書。父親通常是在早讀時間教我們唱歌。那時沒有設置專門的音樂課，全校的學生都集中在四合院結構的院子裏，一起學唱歌。院子前面是較高的土坎，前面放着一架腳踏風琴，父親就坐在那裏邊彈邊教我們唱，有時他還站起來，揮着手，打着拍子，儼然一位指揮，教我們一起合唱。那時父親教我們唱《南泥灣》《二月裏來》《茉莉花》等歌曲，這些歌至今我還非常熟悉，還經常唱着。

在我初三畢業那年，父親教的三個班的物理在升中考試中獲得了全縣第一名的好成績，也就在那年的新學年，父親當上了那所鄉級中學的教導主任，一直當了十幾年，直到他退休前兩年才離任。

託體同山阿

父親會下河摸魚捉魚，父親會上山砍柴挑柴，父親會種田收割，父親會教書唱歌。

這就是漁樵耕讀的父親。

漁樵耕讀，在別人看來，這是多麼恣意瀟灑的田園生活，多麼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但對父親來說，這是多麼艱辛的農村生活，這是為貧困所迫的人生際遇。

父親腳下的這塊土地，那麼地可愛，那麼地珍貴，這是生命的土地，這是生活的家園，父親生於茲長於茲，父親是這方山水的兒子，父親是這片大地的主人。

父親因病去世已兩年多了，這次回到家鄉，看到父親的骨灰墓，穩穩地安落在一座大山裏。那山就呈一個「山」字形，父親的墓地就造設在中間那條山梁的中部。兩邊的山梁如懷抱，又如山鷹的兩隻翅膀，自然地、有力地又親切地把父親攬在胸前，讓一生操勞的父親好好地安息。在鬱鬱蔥蔥的山色中，父親融入了那座山。

那是父親經常去砍柴的大山，經常去狩

獵的大山，那是多麼熟悉和親切的大山，大山裏有父親的寄託，有父親的樂趣，有父親難以割捨的情結，父親踏遍了這裏所有的大山。

大山的前面，是一片稻田，那是父親生命的稻田；大山的腳下，是一條小河，那是父親生命的河。

山水相依，苦樂相伴，父親的一生，就是山水給予的一生，就是苦中有樂的一生。

父親，一個從山裏走出來的人，在經過人世間六十五年風雨的輪迴後，又回到了山裏，那是父親最好的歸宿。

雖然父親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父親堅韌、樂觀的性格，寬厚、深沉的秉性，勤勞、樸素的一生，就如那座安寢他的大山，在我的眼前厚實地、偉岸地挺立着，激勵着我，指引着我。

（全文完）